



你笑得像甜芋儿一样甜
老芋头儿
有老
有芋头儿
老了的
让人怜惜那可怜巴巴的剩下日子
芋头儿
特别是烤芋头儿
有种黑碳冒红火星儿的温暖
还有股子香甜气味儿

清早缩着脖子出门
看着老了的人在那里
烤芋卖芋
总是心里暖暖的
突然开心地蹦出一句
看啊
他们在卖甜芋儿
然后一帮子人拥上去
我捂着那软塌烫手的芋头
想着又凉又硬的芋头能这样软糯香甜
一颗心就被暖化了

此刻
我只愿抱着暖暖的芋头
看着老人忙得乐呵
心想冬天还不错哦
我笑得比甜芋儿还甜

有人看着
以为四季轮回了孟春
以为世界轮回了明媚

(人文传媒学院 许雅慧)

你笑得像甜芋儿一样甜



你·梦想·远方

碧水秋素,静坐一隅红尘,以淡雅如莲的姿态,守候岁月的缄默;始终保持清寂之本色,让智慧滋养,空心丰腴,参悟万物的禅意;用袖珍般轻薄的细语,频频侵扰着秋,没有激越,没有恶意,也不曾张扬,只为放纵这难捱的一抹愁绪。

青春不是年华,而是心境,我们常把梦想挂在嘴边,想着未来的自己站在金字塔的顶端。诚然,时光的流逝对这个世界是那么的无情和无奈。她就这样让樱桃红了,芭蕉绿了。这样的蹉跎岁月,我们应该给未来一个承诺,每个人的生活都应该有个目标。

苍苔盈阶,落花满径。尘世的生活,半随流水,半入尘埃。梦见枯树发了新芽,梦见麦子一簇一簇的新绿里藏着一颗金黄的心。如果你曾经把梦想当做清醒剂,那就千万别让远方变成迷魂汤。我懂得对远方的感情,它清若晨曦,浅若薄暮,比深海还深,比生死更重。有一天发现,我伸出了手仿佛触摸到了它。岁月可使皮肤长满皱纹,但放弃激情可使心灵布满灰尘。

我知道,不管如今是苦涩还是释怀,终会在某一天,享受午后的阳光时,细品一杯清茗时,也品味着对岁月的安然,对过往的释怀。只因在成长路上,我们都明白了何为人生路,何为梦想,懂得了时光岁月带给我们的是什么,梦想让我们变成了什么样。在未来,我们开阔了心境,可以容纳所有的悲欢离合,不再踌躇不前,患得患失。

未来的我们不妨坐在暖阳轩窗处,听清风低语,感受冬天凄寒的呓语,浅思浮生如梦,年华似水;又或者撑一支长篙,向青草更青处漫溯……

梦想是一指流沙,苍老了一段年华,红尘初装,山河无疆,最初的面庞,碾碎了世事无常,那被岁月覆盖的花开,终会绽放。如果说人生是一首诗,那么梦想和远方是我们为她填的词。

在去往远方的路上,输了,并不意味着你比别人差了;失败了,并不意味着你永远不会成功。即使生活有一千个理由让自己哭泣,梦想总有一万个理由让自己重新站起来,扬帆起航。志在山顶的人不会贪恋山腰的风。因为有梦,认真过,改变过,努力过。一粒沙子进入了蚌柔软的身体,折磨得日夜不安,但终于造就了珍珠;一只蝴蝶忍受彻骨的痛楚将自己从茧中解放,才拥有自由美丽的生活;迎客松最初也只是一粒不起眼的松籽,落在贫瘠的山崖,经历了风吹雨打,雷电风霜的磨砺,才有了今日的盛名。

要想在远方站的更高更远,必须拥有的姿态是,在欢乐中隐现痛苦,在忧伤中看到幸福,从容应对世间的欢戚。我们只要不给自己设限,人生就没有限制我们前行的藩篱。即使爬到最高的山顶,一次只能迈一步。脚踏实地的走好现在的每一步,过好现在的每一天,未来的自己不会离梦想中的自己太远。美若没有几分遗憾,又如何能有那万般姿态。

(数科院 胡小亚)

突围

熹光初泄的清晨,于幽僻小园一角,我邂逅了一朵花。

园中,草木葳蕤繁盛,葱翠欲滴,似有大片碧波澎湃涌动。那株纤弱的花,在微风中簌簌摇动。明艳娇红的情影身处大块大块的浓绿的围城之中,仿佛即将被草木吞噬。

纵使再坚韧,也免不了被淹没吧。我苦涩一笑,转身离开。

一日,我和母亲去农贸市场买菜。我总认为,农贸市场是最有人间烟火味道的地方。熙熙攘攘的人潮中,千面万相,酸甜苦辣都展现得淋漓尽致。

母亲先来到卖水产的地方,蹲下身子仔细地挑拣小龙虾。“哎哎,别挑,别挑,都是好的!你别弄死龙虾!我来!我来!”洪亮刺耳的声音在耳畔响起。循声望去一位身穿皮围裙,脚着胶靴的中年妇女引人注目。

她疾步走来,粗鲁地用自己的皮手套抓起一把龙虾丢入黑色塑料袋中,麻利地扎紧,迅速地放到秤上一秤,报出了价格。

“现在的小龙虾怎么这么贵啦!”母亲惊叹道。

“哎呦,价格会变的嘛,你爱买不买喽!”那中年妇女皱了眉,嗓门提高了一个度。

母亲递了钱,她接了钱揣到口袋里。

后来,回到家后,母亲发现袋中小龙虾死了大半。

“再看看还有什么新鲜的蔬菜吧。”我们离开了那个摊位。

兜兜转转,人越来越多,湿热的空气里混杂着酸臭的汗味和家禽的恶臭味,嘈杂的人声像潮水般袭来。湿黏的水泥地上落满了鱼鳞、鸡毛和菜叶。我不禁皱了眉,屏着气缓缓地走着,穿梭在一簇簇人浪中。

“我们去那里看看,人们都围在那里看什么呢?”母亲疑惑道。

我循声望去,一群人围在一个摊位前,不时传出爽朗的笑声。



径直走去,映入眼帘的是新鲜整齐的蔬菜,红红绿绿,鲜润得像灵泉洗刷过一样,排列得也似昂扬的士兵。

母亲挑选了几个青椒和一把菜,问那卖菜的女人要塑料袋。只见,她用手捏来一个塑料袋,轻轻地用手一搓,在开口处缓缓一吹,那透明的小塑料袋像小白鸽一样飘飘地飞来,正好落在母亲的手畔。

呵!多么娴熟漂亮的手法!我不禁暗暗赞叹道。

我又回顾其他的摊位和摊位里的人。无论是男人、女人,老年人、年轻人都在自己的摊位后面无表情,看着眼前川流不息的人,嘴角没有笑影。机械般地递篮子,秤果蔬,亦或是有气无力地赶着苍蝇。他们的菜也像他们一样,蒙着灰似的,无精打采地躺着,坐等出售。

再看向那女人,三十几岁的样子,画了点淡妆,不很浓重,也没有刻意掩饰岁月在她脸上留下的痕迹,却恰到好处地勾勒出那个年龄的韵致。纵然最美的年华逝去,也要为自己存一缕馨香。

她把母亲的菜递过来,袋子里放了两根葱。

摊位前的那些大妈大爷挑了菜后,那女人和他们笑着说着菜的做法,热诚地唠着家常。笑盈盈的,给人一种清凉的感觉。

纵使世界千变化,吾仍不改己初心。

后来,一次盛夏的午后,我又来到了那个幽僻的小园。令我惊奇的是,那株花竟然已经开了一个园子,大抹大抹的浓绿中绰约着许许多多嫣红的倩影,仿佛弦乐中跳出一缕笛音。她们冲破了重重围城,在明媚的阳光下,我仿佛听到了一阵爽朗的笑声。

有一些东西,愈是一如既往,就愈是美丽。虽然总有一天,花会凋,颜会老,但是总有一些东西在我们的心里,就像活泉,源源不断地涌出来,荡漾着涤净心中的尘埃。

做一个勇于突围,坚守初心的人,像阳光下的花,像那个女人,灿烂的微笑。

(人文传媒学院 张惠敏)

入冬

大地沉静,小溪欢呼
便下坠着,小溪欢呼
在枝头坠下几枚落叶的轨迹,径
最后那一阵秋风



(江西新余新钢公司 周家海)

岛歌

海里有一头巨大的猛犸,她像小山一样大,却还是个孩子,每天嚷嚷着要吃鲸鱼。

她的第一任主人,是一位统治浮岛的国王。那时候的岛屿都由鲸鱼驮着,而国王便牵着鲸鱼的须在领地里巡游。

每当猛犸肚子饿了,便发出“呜呜”的呼噜声音。声音穿透遥远的海域,即使在世界的尽头,国王也会急匆匆地牵着岛屿返回。

他每次放开一头鲸鱼的须,猛犸快活地将鲸鱼吸进肚子里。她最喜欢嘎吱嘎吱地嚼碎骨头,摇头晃脑、心满意足,鼻子也喷出白茫茫的雾气。国王的岛屿要么沉没、要么漂离,连同岛上的居民。可国王不在乎,他十分宠爱他的猛犸,为此最终失去了他的王国。

失去王国的国王只是一个最普通的人,他穿着破旧的衣服坐在猛犸的背上陪着猛犸四处漂流。可是猛犸不在乎,她很开心地摇了摇脑袋,巨大的身形在深邃湛蓝的海底穿行而过,路过招摇的水草和成群的鱼虾。国王会微笑着摸着猛犸的大脑袋,贴在她耳边给她说最奇妙的故事和最美的风景。

有时猛犸会把脑袋从海面上探出来,就会看到满天耀眼的星星,国王躺在猛犸的背上给她唱动听的歌儿,温柔的歌声吸引来飞鸟停驻在猛犸的背上,带来远方的消息。国王和猛犸就会重新起航,游向鲸鱼最多的地方。

后来有一天国王很老了,他的头发白了嗓子也沙哑了。终于,国王在猛犸的背上给她唱了最后一首歌,魂灵离开了这个世间。

猛犸没了她的霸王,一日日消瘦憔悴下去。她哭出绿色的眼泪,眼泪滴到大海里,立刻长成密密麻麻的水草。她越哭越多,水草甚至将她整个儿地遮蔽。

猛犸便蜷缩在水草中间,日复一日地沉睡,守着她的国王醒来。漫长的岁月过去,她的背上积累成了孤岛。

直到有一天她被一位不速之客惊醒,她睁开了眼,看到一位少年牵着鲸鱼的须站在她面前,向她微笑着伸出手摸了摸她的大脑袋。

就算是在世界尽头的孤岛,你听到我给你唱的歌了么?

不要担心,不要害怕。

总有一天,我会回来与你重逢,带着最温暖的拥抱。

(外国语学院 毕晨曲)

变化中的永恒

滚打的年华,一切都不再如从前了,似乎一切都不是熟悉的模样,似乎一切都在无声无息中日星月移,父母不再是陪伴二十岁出头的我最多的人。而记忆那么鲜活……二十岁的我,有了悲怆,有了思念,有了绵柔的爱。



的时生改人清个攘巨,最的田。对子也,也地纵喜爱里落。(以文情美等繁夏小春)